



07686

西河合集

聖門釋非錄目

卷一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巧言令色鮮矣仁

使民以時矣

敬專而信節用而愛人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獲罪于天無所壽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觀過斯知仁矣

卷二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犁牛之子騂且角

善爲我辭焉

回也不改其樂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

如有博施于民章
子行三軍則誰與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路使門人爲臣

卷三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

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畏於匡章

赤也爲之內皆兄弟也

文猶質也節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先事後得節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無欲速無見小利

樊遲請學稼章
今之從政者何如

卷四



憲問耻子曰那有道穀耶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

也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事其大夫之賢者二句

當仁不讓于師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

知與下愚不移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君子尊賢而容眾至末

卷五

喪致乎哀而止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傳不習乎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賜也何如

其言也訥二句

必也使無訟乎

勿欺也而犯之

以直報怨

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

欲往

佛幹名子欲往

子欲無言

當灑掃應對進退

子亦來見我乎

可以取可以無取

聖門釋非錄目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由堯舜至於湯章

山精

不台也

今文大人皆會

豈若匹夫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胡綿安國期較
李鳳雛紫翔

聖門釋非錄一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四書臆言曰儒者說經本欲衛經使聖賢言語瞭然
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夫子所言必拗曲揀直抄變
其詞名曰補救而至于諸賢啟口則盡情吹索一概
掃蕩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並無一許可者豈
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有異同歟抑亦儒者神聖
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未當歟

聖門釋非錄

孝經問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
榜原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
容一人訾議如劉貢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
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先
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卽孔門諸賢
何一不受其削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
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
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來四賢亦
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

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爲章程也故朱子平日
自言論語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又
曰論語集註爲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及知覺則
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正所
謂記一而遺百得粗而忘精者其自道如此自元仁
宗朝創立八股用朱子書取士勒爲功令而明文皇
帝一遵元式且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
無本文且無舊註卽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却以歸于
一門而于是孔門諸賢無平反時矣然元制八股其
創立程式于後股原經後原有結尾一項明朝所云

聖門釋非錄

一

大結者許自出已意駁正傳註故崇禎壬午癸未當
科塲終年尚有浙墨君子務本二句題其結尾謂孝
弟是仁本仁不是孝弟本而癸未房書黃淳耀文于
管仲非仁者章結言子糾是兄小白是弟朱子錯而
孔子不錯稍爲聖門辨寃今則結尾旣廢而高頭講
章復曲體集註刻魂鏤象使毫髮不失于是大中論
孟有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
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
涇陽而不問有西秦之主初猶暗奸繼則明竊孔氏
一堂將何存濟因稍輯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

據者彙成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
或未可盡非焉爾

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

集註爲仁猶言行仁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始
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
本則不可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
有孝弟來

西河講錄曰仁義禮三字肇于易文言而孟子始增
智字爲四德是仁義禮智根于心實始孟子乃孟子
明言孝弟是仁本未嘗言仁是孝弟本觀其曰仁之

聖門釋非錄

三一

實事親是也實卽是本又曰親親仁也親親實生仁
是創言四德者明曰仁本孝弟曰孝弟生仁而襲其
說者茫然不知其說所自始而概從反之曰仁不本
孝弟且不唯反之又從而決絕其說曰人性曷嘗有
孝弟是併其良知良能孩提親長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諸所言皆一切叛盡而論語開卷卽立此說豈孔
氏一門與有子孟子皆非與須補救與

論語稽求篇曰有子原文反覆踴躍踰躍拈掉而爲
是言定知聖人言仁只在孝弟其警警後學提撕聳
聳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有子有知不且

自哂其多事哉

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二字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未雖煩蔚致

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

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為仁不是行仁爾雅為作也本字亦不是始字字書

本者根也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而字

書亂矣然猶幸本文必不可解本文兩本字一義孝

聖門釋非錄

四

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或曰始原非本字然與本為類故可借訓如物有本

末與事有終始即以始貼本可驗也曰不然下論抑

末也本之則亡而以有始有卒貼之是始反貼末卒

反貼本何以解之

已上俱講錄

西河先生傳曰及入塾太翁以先生善誦使盡讀論

語誼勿賸字至其為人也孝弟章請于塾師曰願勿

盡讀曰何故曰人性祇仁耳無孝弟此言不忍聞

巧言令色鮮矣仁

邦烈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夫鮮只訓少豈有絕無

而尚是鮮者此補救夫子語也

講錄曰巧言令色不是仁惟恐祇言鮮則絕之不嚴終有流弊殊不知夫子他日更有巧言令色左丘明耻之之語其絕之未嘗少寬特仁之有無須有分寸巧言原不是險詖狡誦誣罔少變陰陽二三諸習弊其言甚好而色甚善不過從言色上做工夫猶好言自口已耳未嘗絕天良也且人不知學亦當讀書喪記辭欲巧毛詩令儀令色則巧令原是善字左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頌之夫以善諫之人而目爲巧言向使說有流弊則詩禮春秋其弊將不可勝言六經皆可廢矣註聖人之書而於六經相發明處亦宜簡點安得抄變聖人之言陰就已說乎

聖門釋非錄

一五

毛克有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卽令色也難並爲仁則正是鮮意未聞子張絕無仁者

朱鹿田曰鮮爾雅訓罕訓寡訓少並不訓無况絕無乎且專言祇言也祇言鮮則尚有可知今欲補救聖言而先自坐以訓詁之流弊何爲

邦烈曰吾日三省章引謝氏語諸子之學皆出于

聖門其後愈久而愈失其真實借曾子以推抑諸

賢者弟子本文無可議處耳其誤認忠信見四書

賡言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講錄曰五者非條非件亦全亦偏似鮮倫脊然聖人立言比之雲霞在天隨意卷舒與後人修辭世取齊習者有別此不過舉其要者言之大抵治國祇治事治人二端敬事則事無不治愛人則人無不治斯二者已約畧盡之矣乃復參舉三大政一在約信如傳別禮命質劑要會皆是也不虛言一在節用如九貢九式歛弛均節皆是也一在時使如力政徒役師田簡稽皆是也此亦有何流弊而集註又以爲其言淺

聖門釋非錄

六

近引程氏諸說謂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夫未有行政而不先存心亦未有行政而祇存心者夫所云敬事卽存心也且猶是五者何以行之只淺近存心便深遠且此時存心不是學問究將見諸行事者不知存心而已將終及爲政抑不及爲政又不知存心幾何時可及爲政此皆周章無理之極至者然且曲爲補救不但不及爲政并引程氏不及禮樂刑政以微示夫子淺近之意夫節用時使謂不及禮樂刑則有之未爲不及政也且敬事何事禮本兼樂而禮職刑職則止敬事中之一事是夫子之言無所不該儒

者認事字不明反以至淺至近四字目之雖力爲挽回亦何必然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集註引吳氏謂子夏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必至于廢學

講錄曰此吳氏卽吳棫字才老者呂東萊同時便云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而意有偏至謂偏于記誦也然則吳氏此言在當時已知其謬矣朱子引之或亦記誦之學有偏至與

論語稽求篇曰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

聖門釋非錄

七

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卽虞其有廢學之弊則愛親敬長必不容在博習先與毛述齋曰行是學中事學不是記誦中事雖曰未學徒謂其未能記誦耳其于學中之事已得之矣故子夏急以必謂之學救正之謂此正是學學本如是已耳

王百朋曰謂之學謂此卽是學非謂此是學過者其云謂之已學與必其務學之至皆補救語子夏之言

並不如是

邦烈曰子游子夏問孝諸章集註謂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此實究誣語天下無千百年後視千百年上人而能見其顏色者若謂夫子所告必因病發藥則子貢問士而告以使四方子張問成人而告以卞莊子之勇將添症候矣凡此皆概不引辨觀者審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講錄曰不知是知知不知是知此明白了義並無流弊而集註又補救恐其安于不知必補曰由此求

聖門釋非錄

八

之又有可進于知之理則首鼠矣凡言必有要唯子路強所不知則子所告者要在不強不知不要在求知此非一打一撻挪可補救者稍一撻挪則言失肯綮聽者遑迴不如不告之爲愈矣且天下原有必不可求知者語道之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求知則惑矣且六合之外不知者衆大禹治水未嘗知河源周公闢六服不必識西裔講越雉也况天下有求在知有求不在知者辨菽麥而作食此求在知者也雖有嘉餼不食不知其味此求不在知者也倘食未入口而強求知味求亦何益故不學不知道學然後知不

足教然後知困苟曉聖學定不以夫子之言爲有弊矣何補救爲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集註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邦烈曰此微詞也

講錄嘉興陶書巖問曰夫子仕魯但誅少正卯不先正禮樂誅季氏得毋有佚罰乎曰此儒者無學不細考經傳而謾爲是言毋論王者圖治禮樂後興夫子仕魯無幾時必不暇及幾見季氏宗卿可憤然而誅之者夫子爲三家小司空始進司寇顧尚未秉政與

聖門釋非錄

九

命卿上大夫有間向使季氏可受誅則當桓子受女樂時夫子得禁而斥之不致祈穀便行矣且註經當知經八佾之僭不始季氏也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之故由祭桓廟桓廟之僭由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卽出王廟以魯爲宗國當祭文王爲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有文考文母本爲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羣公遂起而僭之此因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出必正禮樂將必追先公宗之故僭及大禘誤皆由此伯如夏父弗忌輩而誅之季氏不受戮也且讀書當

論世昭公欲逐季平子而身反出亡當時列國聞者皆謂季氏不宜伐其後哀公仍欲逐季氏而仍蹈前轍然而終春秋之世齊晉分篡而魯獨無恙此亦量時度勢者宜憬然矣况聖賢行事與宋儒所說毫不相合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假使孔子正禮何難拘獵較者而誅之乃其所先在正祭器未嘗誅一魯人也宋儒好責人並不責己夫宋儒何嘗不仕宋胡安國與秦會之同朝不惟不誅會之且從薦之而其子胡寅胡宏則又爲會之所薦而捨然不辭夫二程不誅王介甫三胡不誅秦會之而謂夫子當討

聖門釋非錄

十

陳恒誅季氏謾也君子不道也

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王草堂曰天以形言帝以至宰言故書言上帝者二十有九詩言上帝者二十有四易言上帝者二禮記言上帝者十四書言上帝者五而皆指天言是天即上帝但言形而至宰在其中並無有指作理者朱子不知何據解天爲理殊不可解越陰瘴語云從來論天者皆指蒼蒼言之朱子謂天即是理可以破千古之謬補聖言之所不及則理生德于予理將以夫子爲木鐸知我者其理乎理喪于理厭之可通乎理未

欲平治天下吾之不過無異於也其子之賢不肖皆
理也可通乎此必不可通者况天人實有相通之際
註者不識耳呂東萊云三代詩書多說天見得天人
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便昧此矣魏槍卿云天者上帝
也惟上帝可畏若解作理則于對越森嚴處反不見
得此爲至言

邦烈曰講錄謂集註祀竈之禮先設主而祭于其
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皆朱子自造禮文從來行
祭總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卽祭五祀
室神亦無不在家廟之中何曾祭于其所况祖宗

聖門釋非錄

祭廟奧若五祀則惟戶中霤亦祭廟奧而門竈與
行則皆祭之門旁西房之奧何曾是廟室常尊之
所此皆數百年各夢夢者故奧竈不以祭五祀言
講錄辨之甚悉也但此非補救聖言之註故不必

及耳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集註楊氏曰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
無矣

講錄曰仁與惡對待仁惡卽善惡以仁者善之長也
聖學所分只是善惡並無理欲對待語理欲對待起

于樂記爲西漢儒人之言。前古無是也。大學止至善中庸明善。孟子道性善。惟論語以仁字代之。故特發此論。使仁惡對待。勢不兩立。有仁無惡。有惡無仁。而宋儒又恐其有弊。以未必無過舉爲之補救。夫過卽惡也。吾不知所云過舉者。是何等舉法。舉在心抑在事。一打一搓。挪窳不明了。將夫子提撕警省直捷痛快之語。忽從而撓擾其間。豈不可惜。卽則窳窳不具。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聖門釋非錄

三

邦烈曰。此決言必無用力不足之人。以杜學者之疑。未見卽上文未見不足。無有二也。乃曰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但我偶未之見耳。則明明有用力不足之人。與子說相反。非補救矣。

講錄曰。向曾以此問先仲兄。先仲兄曰。朱子是說必誤。認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一語。謂此明明有力不足。一等人。故云然也。不知此須認清。力道有不足。力仁無不足。力道如文王望道。未見顏淵。欲從末。由此道字。是力仁已成之候。如中庸天道。人道顯有明誠。致曲所未到處。故有不足。若仁則人心也。善也。意之誠者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安有不足者。此是力仁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是豈可仁道二字認不

清而反悖聖言如此

毛述齋曰中庸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亦是行道有不足處與子告冉有語合

觀過斯知仁矣

集註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補不仁字

論語稽求篇曰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

一邊卽程子以厚薄愛忍並言皆非也大抵黨字作

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

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于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

知禮則于君臣一類孫性私賂民錢市衣進父則于

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于女兒兄弟一類

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

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

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集註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

之目以著明之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一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講錄曰此由見道不明過疑聖賢所造定有深淺且

疑此際頗邃謚必非可以忠恕兩字顯然揭出故其

于一貫並無明註而至于忠恕則或疑或信似合似
離一往鶻突殊不知聖道淺近一貫只一串一申之
道只在忠恕夫子此忠恕曾子門人亦此忠恕無二
道亦無二心然且忠恕二字究只一恕字此推之論
語二十篇與大學中庸孟子無不然者

往與先仲兄論忠恕謂此是聖道卽是聖學本體與
功夫總無兩樣及在嵩陽受賀凌臺先生之教而體
驗之覺加倍親切道在忠恕學亦在忠恕功夫在此
本體亦在此卽以大學言之誠意忠也其止善去不
善而無自私自利之心則恕也此卽學也乃卽以其

聖門釋非錄

古

學爲絜矩推心度物極盡忠恕而明德新民由身心
意知以推之天下道皆一貫然且只一恕字曰
所藏乎身不恕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無非恕也中
庸亦然至誠忠也由明善致曲以推之動變卽恕也
于是成已成物盡己性以盡物性天地位萬物育何
者非一貫之道乃其學則始于忠恕曰忠恕違道不
遠又只是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且隨以
所求未能鋪排恕字至于孟子則萬物皆備一貫也
反身而誠忠恕也然而強恕而行只是恕也此道也
而學在其中焉是以論語兩一貫曾子是一貫之道

故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子貢是一貫之學故曰多學而識然而曾子一貫在忠恕子貢一貫只是恕夫曾子一貫明指忠恕子貢則未嘗有所指也何以知子貢一貫只在恕字嘗細核子貢平日其與一貫相發明者全在終身行之一章夫終身行之非一貫乎乃夫子告之者祇一恕字且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實之以爲一貫之學只在此也乃子貢遲久有得遂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近乎道也然而子貢未能也須學也又遲久而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而夫子

仍以能近取譬勉之以爲聖仁是一貫之道之至而其學則仍在恕字亦惟學而然後可進于道也然則子貢一貫其平日用功不知在所告後所告前而刻意行恕三請三進有如此近儒不知聖道併不識聖學其于下手入門處全然不曉東張西觸曰立志曰主靜曰主敬曰涵養用敬曰格物窮理千頭萬腦終無歸着以致六七百年來誰能于下手入門處明白指出及驟聞一貫而彼我茫然夫萬殊一本此佛家之萬法歸一也且亦籠統何着落及聞忠恕二字宜警然矣乃猶銅蔽之久翻疑爲借端之目夫明指本

心而猶曰借端則于當身且不知而欲其知道知學難矣先仲兄曰儒者不識忠恕卽無忠做恕不出六字以愚觀之當是無恕做忠不出夫卽一偶然之語而的的相反顏習齋曰聖學之亡亡于儒說非虛語也

一貫須實解出二字名義一是一件物事貫是持此一件物事貫穿將去字書以緝穿錢曰貫是也况本文有以字若一是一貫是貫則以字何解

忠非盡己之謂廣韻忠無私也國語忠非親禮註厚也曲禮不竭人之忠謂欲人厚已惟毛晃南渡後作增韻始用程伊川解以發己自盡爲忠非古訓也若恕則說文仁也詩正義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總謂心之無私而善于人者與大學誠意正是一義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稿

聖門釋非錄

陳佑自曾較

平湖陸邦烈

又趙氏輯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曰焉

平市不溢門不閉

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

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

君子之道四焉是也邦烈曰此亦補救語

講錄先仲兄曰子產于四者外尚多溢美夫子舉其

大者稱之耳即其治鄭二十六年能使晉楚爭鄭者

聖門釋非錄

皆無所利較之孔明治蜀隨手喪失者相去何等儒

者喜于稱孔明而必不甘于稱子產亦不可解

王草堂曰子產治鄭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

伍田有封洫而外尚有輕晉幣焚載書慎守藏弗許

請禁勿毀鄉校為相一年鑒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

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關道不拾遺田

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

之道有計數所不盡者乃反曰臧文仲所善者多而

子產翻有未至是文仲之居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

當褒而子產之政治如彼稱許又如此者乃受貶何

其顛倒悖謬之甚耶。

李白山曰數事而責必多善則殺人于市數其罪而誅之者皆善人矣若數事而稱必多不善則凡君子三畏君子三樂皆可訾議恐論語論人之例必不如是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講錄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明明白白今乃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

聖門釋非錄

一

可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攙此語此則窺伺聖門之尤甚者也

王草堂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賜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講錄先仲氏曰宋儒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北南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爲史官而儒者皆勾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王草堂曰朱晦庵詬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而子靜答晦庵書云如老兒所謂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方所迥出尋常超然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是朱以陸爲禪而陸又以朱爲禪不能辨也

又曰程子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邢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子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則分明

聖門釋非錄

三

是投番了是宋儒自供多陷異端遂疑聖門亦如此此緣生平不曾識得恕字親切故云然耳

毛述齋曰孟子不成章不達以正途進造爲言

有顏回者好學

集註引程氏說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覺之者使情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講錄曰好學當實指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遷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

無貳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至善中事。乃鋪張門面。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毋論。此本俗儒常談人所易曉。卽不傳之謚在聖門弟子未易問者。但講論過去。何益于學。况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親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若此者。宜置不道可也。

毛述齋曰。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實事。恕則不遷怒。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再

行。則不貳過。

禮門釋非錄

四

犁牛之子
驂且角

王草堂曰。仲弓之父行誼全不可考。唯史記有父賤之文。而家語加以不肖然未嘗云惡也。集註曰。父賤而行惡則太甚矣。以數千年後而記數千年以前之人。必求實據。原不可增損一字。卽有增損寧恕毋苛。今舊文明可引據。而忽改不肖爲惡。不惟不恕。且從苛之。此其意何居。或曰。不肖卽惡也。偶改此字。何必督過。殊不知不肖祇不類字。書曰。不似先人。並不是惡。故中庸不肖者不及正義。謂不肖勝愚是也。且不

讀禮記乎王制簡不肖以紂惡惟兩有不同故不肖
祇簡傍已耳惡則屏棄之矣則是典制罪狀明分兩
等况仲弓之父其名字行誼並無明文誠何所據而
深惡痛絕使先賢之父必枉受極罪如此

其餘則日月
至焉而已矣

講錄曰或曰一至或月一至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
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卽盜賊叛亂亦豈有一
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
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
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曰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

禮門釋非錄

五

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善爲我
辭焉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曾數人而
已 楊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
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 又曰在聖人
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旣
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講錄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卽夫子已先爲季氏史
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
以事犬彘詬之似過輕薄雖挽回聖人則可一語亦

何益乎。儒者不明理，并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耻事叛亂。如王闢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歲邑而其先。又經權臣竊據寶器，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卽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必不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爾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墮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叛此地與郈、邾相辱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後，子路以已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耻仕季

聖門釋非錄

六

氏也。况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顯諾諸賢已可怪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犬彘。予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蔑經。旣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

毛述齋曰：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僞造。

僻書也。若季氏再名再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
大用之。何嘗以臣事犬彘矣。先鑒之知為再求耻且
儒者好責人亦應責已。春秋策書載冉求于清之戰
為魯師立功吾不知楊中立仕宋非無事之日曾克
亂否。朱子嘗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又云今則分明
是投番了。是顯然異學。朱子何故又引其說入註中
耶。

回也不改其樂

王草堂曰孔安國註顏淵樂道邢昺云惟回也不改
其樂道之志煞是明白。今朱子引程氏語謂所樂何

聖門釋非錄

七

事而語類且云若說樂天知命四字又壞了這樂則
禪和子矣。元王若虛有云周茂叔令人尋孔顏樂處
且云所樂何事是衲子下句曰什麼是受用處吾門
中並無此等語。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講錄曰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於
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集註引上蔡謝氏
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
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
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

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
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卽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
論政不必卽對病發藥况論各有義此時論儒忽據
他時論政者以爲說全失論例且卽以對病發藥言
子夏之病在局量褊淺規模隘隘隘夫人而知之也故
王草堂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模言此較之孔安國
註尤爲明白若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則
是世俗無賴一小人可云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
害天理三字橫加之乎朱子驟聞謝說亦知難通有
云聖人爲萬世立法豈專爲子夏設則朱子亦早以

聖門譯非錄

八

其言爲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爲科律吾不
知其用意所在何以二三其說前後矛盾又如此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集註質之勝文則甘可愛和自可愛采文勝而至于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

寧野

講錄曰質是質樸文是文飾如商尚質亦只尚此質
樸周尚文亦只尚此文飾已耳但文飾質樸不可偏
勝故夫子以野史互易之而乃曰與史寧野則與夫
子所言明相牴牾然且引禮器甘愛和自愛采二語

爲証夫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此質地之質與文質之質毫不相涉質地猶言胚子如調和之家以甘味爲胚子繪畫之家以白色爲胚子故從來儒者誤解文質有以祭之誠敬喪之哀戚爲質者此無理之極誠敬哀戚是喪祭行禮之本故夫子答林放問禮本卽以哀戚當之文質與禮本大相懸絕向使質卽是本則質爲凡行禮者必不可略少之數安得但較相勝且亦安得與文對卽汗樽杯飲易以簠簋瓦棺望周易以棺槨亦不得以汗杯瓦望爲質簠簋棺槨爲文汗杯瓦望本諸禮器所自來原卽是本且依形造器

聖門釋非錄

九

亦是胚子若謂此卽是質則當易簠簋時汗杯盡亡旣改棺槨絕無瓦望質已喪矣何有乎勝故汗杯瓦望不關文質必求文質當卽于簠簋棺槨中求之如簠簋用杞梓不用金玉卽是質旣加刻琢復用丹黃便是文屬棺不用皮井槨不用石卽是質棺加三衽復用牆翬槨加四阿復用幘布便是文其所云勝者亦約略增多所謂彬彬者亦大概均稱決不如儒說比較分寸蓋此處無從下權量布尺度也且儒說有大不逼者讀書當考經亦當論世今儒于經義全然乖反固無望矣乃于古今時勢又一切貿貿夫子未

嘗不重文也。郁郁從周，顯見口語，惟棘子成有去文之說，蓋稍激乎周末之過文而言之然。世有先時質而後漸文者，夫子先進之論是也。有先時文而後反質者，夫子麻冕之嘆是也。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舊朝遺製，頗似煩重，至今而盡爲簡易。曩時儀注，猶近周緻，及今而盡成朴略。姑毋論其他，卽文字一項，六經典麗今出，以俚嗻兩京博覈今出，以空疎故謝文。正見商彝嘆古制淪亡，而先仲兄鬻路王舊琴，觀其鏤梓坎漆玉碾金的，而喟焉嘆息，以爲美醜之分殊。古今之升降繫焉矣。今試觀當世有何禮文，有何

聖門齋非錄

十

儀飾禮經四十九篇，周官經五卷，其間名類象數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苟有志當發憤尚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而反曰寧野毋史，嗟乎君父已幽死絕，塞而攤經者，尚謂國不可黷武，以秦皇漢武爲戒，不可痛乎。

王百明曰：儒說以忠信爲質，皆本于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語夫忠信爲禮，本豈可相勝。且俗儒每云三分文七分質，豈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文質只在禮字中，猶味之醲淡，只在和字中。繪之華朴，只在采字中。忠信與甘白皆質地。

勿誤認也

毛述齋曰文質不是本末若是本末則商尚本周尚

末必無是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而不及樂則是好之未至也邦烈曰此又回護知好一語以補救之講錄曰知之者証並是首鼠語學者言語最患首鼠纔一鼠則彼我勾連兩下瞻顧無進步處矣故曰天下惟一打一搓挪最是害事此不可不察者如此知好樂三字卽知行得三字行必先知得必先行此

聖門釋非錄

十一

爲學次第不待言也夫子亦惟恐一知便了一行輒止故兩以不如連作警惕而乃又回護知行一語以補救之則索然矣向使知之可不行行之可不得則其言有漏或須補救實則至知不是行至行不是得譬之知味求食然不食不知味食本求飽然方食不卽飽略作補救便是蛇足况聖人立言自有輕重縱使知好不可少亦不須補夫子曰吾不如回則回之不如夫子何待補言昔縱橫家有反言見意者曰吾固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則其言大悖不惟補救決當改正然使其人曰吾固知貴

不如賤。旋正曰：必須貴。曰：富不如貧。旋正曰：必須富。則其人立言之意已掃盡無餘賸矣。豈証書者而宜有此。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章

講錄曰：博施濟衆不是仁之用，亦不是子貢馳騫高遠。此卽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卽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騫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

聖門學非錄

十一

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卽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是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樊遲問

李白山曰：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集註又曰：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豈亦別有據耶。

子行三軍則誰與

集註至以行三軍爲出則其論益卑矣

王草堂曰行三軍非細事况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何論卑之有且夫子曰不與曰必也正明告以行軍之法何曾卑之李恕谷曰子之所慎一曰戰又曰我戰則克亦卑乎易子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亦卑乎宋人諱言戰而社稷日促乃不自知其失而以聖門賢者爲卑背矣

章泰占曰夫子祇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况二宋南北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黷兵宜戒亦

卷二 門 釋 非 條

十三

不當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泗救暵須織蔽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卽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謂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不惟不解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處有趨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尚善行兵武王尊之爲師卻穀雖敦詩書而晉臣推穀未嘗不以行三軍爲尊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羗胡寇

隴右而刺史宋臬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勳讓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究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譏訕此明鑒也但其義鋼蔽已久大須徹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當知其有爲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爲政不是迂遠則於斯世庶有賴矣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講錄曰善人舊註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觀子張問善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

聖門譯非錄

十四

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見君子一嘆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卽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質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者也卽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豈樂正子是不學者况孟子自解善字特云可欲之爲善可欲卽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不學之謂善也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而概置勿道往往在傳是齋講學客曰學事只須分善惡兩途而司

錄者輒請曰善惡二字不如更理欲二字爲當舉坐
皆齊聲是之其人曰不然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
之間也善惡何不可言皆嘿嘿而罷歸與先仲兄道
及仲兄長嘆曰先聖先王所言者皆爲儒者改頭換
面一概瞞煞偶然觸及反驚怪爲馬腫背此亦一也
姑不具舉卽大學明明說學乃開口曰止至善又曰
道盛德至善而中庸誠身首功曰不明善不誠身其
學知之事則曰擇善而固執故顏淵好學曰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
子一生好學只是性善且卽以此而推之先聖先賢

聖門釋非錄

十五

一部尚書皆政治之書祗伊尹告太甲爲學便曰王
善爲師傅說告高宗爲學便曰慮善以動是善惡二
字正爲學者一大要領而乃以理欲二字改之夫春
秋以前自堯舜禹湯至夫子口中並無有言理欲者
從來理字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理義然未嘗與
欲對至河間獻王博士組構樂記然後以天理人欲
作對待語今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
之解初不意聖學鋼蔽乃至如此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講錄曰聖言可使不可使而註又以能使不能使補

救之夫可與不可我得主之此其權操之自上故夫子言此勉有位者若能與不能則但任自然聖言反多事矣且使由使知當有着落由者行也謂行事也知則知此所行之事之義也儒者動輒言理乃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則是由是理知亦是理吾不知理是何物且不知上之使行理者作如何使法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實未聞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夫此一民字除學宮俊秀及士官師外卽周官九職任民之民其事卽九職任事之事如三農園圃百工商賈以及

虞衡藪牧嬪婦臣妾閒民皆民也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百工飭八材商賈通貨賄皆事也使之者則但使播種藝植而不告之以因天因地之情但使飭化阜通而不更導之以審曲面勢懋遷化居之意以祇使行事未嘗使知義也卽或事可通教如以十二施教佐十二職事之所未備然亦只教之行事而不教以義如教祀事者祇使教祀典而鬼神之通不教焉教昏事者祇使教昏儀而陰陽之合不教焉何則一使知義則行不終行教不終教始必以論說緩行既而以疑臆礙行萬或錯誤或遷變則不惟不知而

終于不行。是上之不使民知。豈欲愚黔首哉。豈暮四朝三哉。實揆之于民。而有不可也。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四書賸言曰。在嘗聽講師唐虞之際。二句謂唐虞才盛于周。則于有婦人焉。二句決接。不下必須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八字。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賢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補舌。而後能達意。豈可為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既貶周才。忽揚周德。斷流絕港。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一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

聖門釋非錄

十七

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為盛。猶言於斯為美。於今為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例亦不合。若謂聖有優劣。兩不如一。則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既以禹與皋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

與禹稷臯陶分優劣者此真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講錄曰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卽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同時統係具在也况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爲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葬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葬之例非見在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蔽有害天理而註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詬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詬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晚晴 稿 蔣光朝廷翰較 度裴園較

聖門釋非錄

三

平湖陸邦烈又趙氏鞞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 為之聚斂以附益之

章泰古曰季氏富于周公此已然事冉有附益不過

自為至友之義而註謂心術不明一似曖昧叵測有

害本心之小人則失實矣然且責其急仕不能反身

夫由賜之臣季氏皆在夫子仕魯之時夫子未必不

知之觀其失位將之荆卽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復召

聖門釋非錄

冉求卽期以大用是夫子為冉有急仕反過于其身

而乃謂其不能反身此正相悖語

子畏于匡章

集註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

于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卽

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幸而不死則

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

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講錄曰子畏于匡章極不可解向在廬陵講堂施愚

山少叅以畏匡命講坐客嘈嘈皆以胡註告天子方
伯赴鬪殉死爲非是唯廬陵鄉官張貞生長沙舉人
王岱謂胡註且置若赴鬪殉死恐未可盡非者而宣
城高阮懷曰不然赴鬪必按實顏淵子身拳鬪耶抑
以兵鬪耶且一手一足卽有兵亦並無鬪理豈有聖
賢肯自擲其軀者暴虎憑河顏淵定與聞也若謂師
死則弟必殉之明知赴鬪必死且死亦無益然不憚
棄擲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卽忠臣殉君亦必期有
益于君如比干諫諍寧兪橐籥類若若死亦死則自
徒人費子車氏而外亦罕有聞者若曰復讎則天子

聖門釋非條

一

不爲匹夫復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固誕妄不經之
極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
匡人讎陽貨陽貨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匡人
爲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興師問罪則匡人有辭
卽殺陽虎亦無罪况誤傷夫子則無罪之中又且減
等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句逐字皆有着
落顏淵旣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
在而不鬪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鬪而返而子已不
在則將仍返故處鬪耶抑已之耶四座皆愕然且各
起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愚

山以問予予曰頃聞阮懷說肺腸洞豁然亦久錮于
儒說實于此際未曾理會愚山遂約同坐于次日講
次各陳已見以共析其義予于是晚飲次忽有會愚
山大喜遽名司錄者錄之次日示座客其說約畧見
後

此一聖一賢皆言必不可死者故各以不死爲言惟
恐誤死以貽誤天下後世而宋儒反言必死則直背
經矣大凡解經須從首句解起子何以畏匡以匡人
欲殺夫子也匡人何以欲殺夫子以陽虎曾暴匡匡
人以夫子貌類陽貨故欲殺也然則夫子可不死矣

聖門釋非錄

三

桓魋直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欲殺
陽貨而我肯俯首就戮爲虎代死者生人最重守身
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
事大患大難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卽謂之死
于非命等之夫婦之死溝壑大爲學者所戒况此須
識一畏字此是典禮中字有一死卽獲罪過者蓋畏
者怖也謂怖死也旣怖死卽當悉力解脫以求一免
死之道不幸而死則爲世擯斥不哭不啗而不齒于
衆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第一曰畏而鄭康成卽註曰
畏如子畏于匡之畏則纔言畏匡便有萬不可死者

故前儒解畏有三。一不解說而死。謂不自白曰我非
虎也。一計無所出而死。謂不微服求遁避也。一猥猥
亡命犯觸而死。謂不自量而鬪也。三者皆與宋儒之
說相反。則悖義害理使先王禮意與一聖一賢問答
精義皆掃無復存。然且張大其說。至于告天子告方
伯。彼此狂誕欲求聖道之不渝亡得乎。

顏淵後子唯恐其誤死而劇喜。其至故曰以汝爲死
謂懼汝不察而死也。子在者子不死也。古稱不死曰
在。如父在。父母在三國志使法孝直在是也。故曰吾
固知子必不死。子見在也。回則何敢草草以死。此死

聖門釋非錄

四

可。自。至。故。特。下。一。敢。字。不。然。世。有。敢。死。並。無。有。敢。不
死。者。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且改死字
爲先字。此亦有疑于經文。而反自坐改誤者。宋人邢
昺作疏便妄下一鬪字。至胡註則不可問矣。

宋儒皆不能讀經。胡安國作春秋傳人知有胡氏而
不知夫子則宜于春秋事實必了了矣。今第稱胡氏
不知是安國抑是其子。然總屬茫昧。卽此畏匡亦並
不知在何處。莊子謂宋地。史記謂衛地。朱子謂陳地。
實是鄭地。卽定六年傳稱陽貨帥師侵鄭取匡一事。

而彼此錯謬且此時天王雖在然並無告處春秋唯桓王曾伐鄭然反爲鄭莊所敗未有敬王敢伐鄭討匡人者况春秋無方伯齊晉雖更霸而晉襄以後齊且臣晉至是時則齊景衛靈魯定各皆叛晉晉午在本國已瞻顧不暇淵欲告方伯將以告誰吾不意胡氏春秋家乃毫釐不識如此

至胡氏所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十六字此本國語樂共子之言彼以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而共子爲國君死難故作是言實則師比子友與君父降等其日如一亦大概言之且共子之

禮門釋非錄

五

父樂賓曾爲曲沃桓叔師傳故特重其詞所以舊註致死引檀弓服勤至死爲解不是身死則與下文報生以死相悖固不必然然死必有所必期有濟或臨難奔救生死未可知若師旣死則無有隨之而死者樂共子死君非死師也

若復讎之禮則諸經所載各有定分據曲禮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共國師與友一類則言交游而師在其中然不共國與不反兵分作兩等若檀弓云兄弟之讎仕不同國則與交游不共國無分別矣乃周禮調人之職則直曰兄弟之讎不同國師長之

讎視兄弟則爲師長復讎者正當比兄弟一等雖身
嘗備兵而不同國與君父之不共戴天者有別卽
旣成爲讎亦尚須量度時地無草草赴敵之理蓋復
讎期死敵不期死于敵者若在必死則曲禮又云父
母存不許友以死淵之父顏路見在豈有輕身赴敵
漫不知進退如此儒者無學問不善解經不知先聖
先王典禮事實且又不知道理如此書其于報生復
讎死畏諸典禮固全然不懵然于夫子宜死不宜死
顏淵宜鬪不宜鬪宜告不宜告與能鬪不能鬪能告
不能告道理一概夢夢然則註經何事矣

聖門釋非錄

六

韓退之改死字爲先字則文氣稍順先與後對子以
淵爲先行而不知在後故淵以子在不敢先答之然
何以知子在且在字不得抵先字况奔逃先後有何
厚繫而記者記之此終是無識不能解經者
王百朋日記論語者不曰子厄于匡如孟子厄于陳
蔡之厄而兩記畏字則大禮大義卽在此一字中矣
乃不意千餘年後始得明白嗟乎聖言豈終晦與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集註子路等所見者小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
孔子不取

王草堂曰既言安見非邦而乃曰治國爲孔子不取
既曰赤也爲小孰能爲大而乃曰所見者小明與聖
經相反何也故宋伯豐云三子在夫子無貶詞則皆
許之矣而程子云夫子不與似相牴牾悟
李恕谷曰夫子原問事爲而註謂規于事爲之末
原取三子而註謂不取然且謂子路等所見者小何
其侮聖言且輕子詆毀先賢若此
邦烈曰聖門所問如司馬牛問仁類皆于諸賢歷
有微詞王草堂補註每言之今不能遍及觀者但
從此類推可也

經三門釋非錄

七

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

註引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
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
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
踐其言爾

王草堂曰夫子曰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
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謂聖
人無此病此猶癡父強言事謂日必西出而日正在
東亦可已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理夫宋人動
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昧理與

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子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苗而不秀就牽引握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間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子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間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聖門學非榮

八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卽朱王伯厚明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大猶質也節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均失之矣

講錄曰質不是本文不是末並無輕重等殺自楊時誤解質文引禮器甘愛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証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况相去朱子旣引楊

說于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誤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此猶誤認逢丑父爲齊頃公此造次間耳乃竟稱丑父爲齊侯則直自坐誣罔之極而反訾子貢爲失本末亡輕重聖門之寃展轉沉溺從此不可解矣

朱鹿田曰文猶質節在註多添補語實俱不必文猶質質猶文不必添不可去三字以相等則自不得相去不待補也若去文存質一語則卽在虎豹之鞞中見之不必在虎豹句上文添一語虎豹而鞞則與犬羊鞞何異煞是明白

聖門釋非錄

九

章泰占曰以皮爲質以毛爲文則毛生于皮疑此質字是本質之質不知非也皮與毛只是質文其本質之質全于虎豹犬羊四字內見之如朝廟之禮其本質是虎豹草野之禮其本質是犬羊與皮毛無涉又曰註中君子小人在位言正指虎豹犬羊其所云辨亦正辨在此若云君子是文小人是質則必以毛屬君子以皮屬小人大無理矣

居之無倦
行之以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故告以此

毛述齋曰此本言爲政之道如是而動詎先賢則于

告爲政本意反虛却矣。且子張何至無誠心者。勿輕詬也。

王草堂曰：聖人答問必因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人作答，則告顏淵放鄭聲，遠佞人，豈淵會喜淫且好佞耶？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不必舜會有淫佚也。况居心行事正爲政要務，而必爲因病發藥之言，自程氏譏其無誠心，後龜山便云：難能則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子又謂做到下梢無殺合不幾議之太過乎。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節

聖門釋非錄

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王草堂曰：論語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子貢，子張。樊遲六人，問崇德辨惑者，子張，樊遲二人，問知者，無有也。兩問知三問仁者，更無有也。惟樊遲能之，可謂切實爲己。聖門之高弟，不可多得矣。而集註云：粗鄙近利，語類云：鄙俗粗暴，何爲也。尹和靖云：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于仁，知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如此。則未嘗粗暴也。若以其曾請學稼，故云：則邢昺云：遲請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

謝上蔡云遲學稼圃將以爲民非役志于自殖財貨則未嘗近利也若以夫子稱爲小人而疑之則朱子亦云小人謂細民非與君子相反之小人明矣至于雙峰文懿輩徒知依傍門戶闡發朱子而不予樊遲生平略加審度反經叛理饒有論議亦何爲哉

李恕谷曰樊遲留心仁知必不俗鄙清之役樊遲爲右冉有謂其用命且遲請三刻而踰之必不粗暴凡義利者君子小人分途豈可以近利妄加之聖門諸賢耶且遲佐冉有以入齊師左氏載夫子之語明曰義也則義利之分在夫子有定鑒矣又何譏之過哉

請益曰無倦

聖門釋非錄

十一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路始勤終怠不能持久故救其勇躁之失則夫子何不早告之以無倦必待其請益而始教之也倘子路不請益則其失又何從而救之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集註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胡氏曰蒯賸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爲政必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講錄曰此又誤責子路矣衛君未嘗不父其父也未嘗拒父也夫子之言正名又並未嘗正此祖孫父子之名也從來立君之法一依昭穆必不得已而偶有移易則七廟五廟隨所遷入而稱名不易如太甲繼成湯爲君則已越太丁一代矣然仍父太丁而祖成湯商書稱祗見厥祖是也桓王繼平王爲君則已越太子洩父一代矣然仍父洩父而祖平王名南稱平王之孫以王姬卽桓王女弟是也則不父其父本不讀書之言若其云禘祖則以七廟五廟不爲君者不得入禘廟無太丁而祗有成湯則湯固當在禘廟

聖門釋非錄

十一

然而禘不是父禘者親也商書作昵不過四親之稱已耳故國君出疆與軍典辭廟雖必載禘主以行而實則禘用祧主不用父主以祖禘混稱原無分別且亦正惟禘廟之禘不定是父故此廟雖是父廟而以禘字混之如必以禘祖爲嫌則世有以叔禘姪禘禘弟者祖父之名何由得正故不父其父而禘其祖八字條儒者臆說並非禮文也且正名者正名實非正名分也三代有正名一大政事肇于黃帝而流行于春秋戰國之間如所稱名家書名家者流在鄧析尹文子鬻子荀卿輩皆言之夫子或鑒于近代稱名

失實之故。且亦有憾于衛君拒父之名。思一雪其義。而子路不察。反謂之迂。若正名分。則祇一宗伯。宗有司之事。幾有國君待之爲政者。而僅出于此。至于拒父。則更不讀書之言。大非學者所宜道也。衛靈與齊景魯。定恨晉之凌踐。三國視爲臣屬。故同盟叛晉。而蒯賁。以得罪國母。奔事晉。鞅與父爲讎。反助之攻齊。衛以致衛靈身死。屍尚未葬。而晉鞅與師襲衛。納蒯賁。則以讎師襲國加之。伐喪雖有父在軍。亦所必拒。乃衛君未嘗一拒。聽其入戚。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拒晉。而後衛遣師從之。故夫子春秋大書齊國夏

聖門釋非錄

十三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不及衛君。然且以齊師爲主。一如援兵在他國者。不惟不拒父。卽晉亦何嘗得拒。而首從緩急書法。昭然。夫子未嘗不惡晉之惡恨。賁之逆。而傷衛君之不幸也。乃不讀書者。並不知衛晉與師所爲何事。而洵口狂言。又欲上告天王。下請方伯。立公子郢以正名分。夫春秋無方伯。初以齊爲伯。至旣又以晉爲伯。主而晉襄以後。則立齊魯衛朝貢之式。貶作屬國。故齊衛與魯發憤叛晉。而衛靈卽以是役身死。則欲請告晉侯。以立子郢。而其所告者。正衛靈所累。伐累戰之晉。午趙鞅昏頭暈腦。吾不意講

道論世註。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輒果。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貴告誠未聞。旁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况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仕于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也。陋儒何足以知之。

朱鹿田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懼之亂。若子路爲孔氏臣。原非仕輒。但不幸而亂。出自孔氏耳。要之子路大義怡然。卽其死。夫子何嘗不惜之。

樊遲請
學稼章

集註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而學稼圃焉。志則陋

聖門釋非錄

十四

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旣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講錄曰。聖門最苦是樊遲。纔一啟口。非受謾罵。卽被譏訕。而究其罵之訕之者。仍自坐不能解經厚誣聖賢。如此樊遲之請。旣罵以志陋。決當斥闕。又謂夫子後言。惟恐其不能喻。夫子之意。真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視遲爲下愚。水石無人理者矣。亦思如此陋志。且將辭聖門而入田舍。則遲身爲民

乃反告之以民之必從一似遲之學稼欲使民從已者然且不止從已既三告以民不敢不又申之曰四方之民亦襁負俱至一似遲之學稼將欲近招遠來不使一民不歸已者如此而不慢然省豁然悟則真下愚木石所謂不以三隅反者不在樊遲在己身矣且遲請學稼非用稼也夫子曰焉用又一似四方民至但用彼而不用此者苟非陋志則卽此一字亦當有三隅之反况遲在聖門夫子親許其善問卽孟孫問孝夫子藉遲導其意而謂遲疑不及此又謂遲不能問歷呼其名而謾罵之又譏訕之此何說乎漢儒

聖門非錄

五

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蓋懼末治文勝直欲以本治治天下一返后稷教民之始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且仍以大者告之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陋儒不解也小人卽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高宗少居民間曰爰暨小人時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謂不如農人且稱遲爲農人要知遲此一請有啟戰國時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既學農又學圃者周官以九職理萬民此政治大節自三農外原有園圃虞衡山林沮澤原隰諸職治當

時任地力務開塞算地來民有不重農畝而專任五土與五物者故又及此

無欲速無見小利

邦烈曰子夏欲速見小利不見經傳不知何故云藥子夏之病王草堂引胡明仲說謂此本天下後世爲政之法汎言治道斯爲得之

今之從政者何如

王草堂曰集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警之豈子貢此問意欲爲今之從政者耶何視子貢之卑也若斗筲警子貢則瑚璉之許夫子爲失言矣

聖門釋非錄

去

邦烈曰集註謂子貢將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故夫子告之以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此不特不藥子貢之病反于子貢有就其所長而加勉之意聖言具在三復便曉也乃謂欲裁其皎皎之行則孝弟忠信皆非皎皎者毋已得毋斗筲是皎皎耶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 稿

徐東曼倩 較
田易易堂

聖門釋非錄 四 平湖陸邦烈又趙氏輯

憲問耻子曰邦
有道穀耻也

王草堂曰原思之在聖門亦表表者集註謂憲之狷介其邦有道穀之可耻則未必知大全謂其小廉曲謹濟得甚事語類謂其只是一個喫菜根的人一事也做不得則以思為無用之人小看極矣不知夫子當日何以使之為宰豈夫子知漆雕開之可使子羔

聖門釋非錄 卷四

一

之不可使而獨不知思且又不知朱子何以便知其一事做不得然且大全又謂其學未足以有為不免于素餐之媿則夫子當日何以與粟九百不聽其辭強迫之素餐而思則又預知千五百年後必有譏其素餐者而寧喫菜根必辭九百真不可解昔汪信民云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一語胡文定贊之司馬溫公述之朱子又採入小學善行篇而獨于思則雖咬菜根亦做事不得且宋儒極抑聖門而于此節則原情者多如范淳夫謂原思不受非分之祿能事斯語故以告之尹和靖謂原思甘貧守道可以語此

尚皆和平然則朱子刻薄矣

今之成人者
何必然節

集註引胡氏說謂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講錄曰此聖賢尚事功重材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獨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謹信自守之士特抑一段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爲經經小人問仁章之特抑致身殉死者爲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蓋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卽非聖

聖門釋非錄

二

學故徐仲山曰予讀經經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猶疑曰何以孟子獨耻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孟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尊管仲以爲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并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爲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暗侵夫子謂爲此言者不復問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在註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口訾

誓况明是子言則直詬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亦必不至此

邦烈曰觀此節則宋儒譏由求急仕薄諸賢言志兵農禮樂爲所見者小皆與聖學緊相背處不可不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說也節

集語程氏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初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國爲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

禮門釋非錄

三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毋乃害義之甚哉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講錄曰此直而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意是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爲懷以家國天下爲己任聖學在此聖道亦在此而陋儒無學讀盡四書經文並不知聖賢指趣之何在斯亦已矣乃復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其事謂子何以許管仲因桓公是兒子糾是

弟故管仲可以相桓而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兄可繼國弟必不可繼國其爲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公實是弟子糾實是兄正相顛倒而乃曰設使桓是弟糾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哉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啟亂者夫子也開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禍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于天地間矣

春秋傳齊小白入于齊杜氏註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也

釋非錄

四

糾兄白弟故也

史記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

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鮑叔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因小白幼而賤故也

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荀子桓公殺兄以返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

越絕書非今本管子臣于桓公兄公子糾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漢書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齊桓殺兄以返國一句改兄字爲弟字韋昭註曰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

自春秋至漢無言白兄糾弟者唯薄昭改一字而註又明白吾不知宋儒所據是此一字否夫明明改字明明見之本書之註而但見此一字不識荀子不識韋昭之註是謂鹵莽不讀書既讀之而故據此改字

聖門釋非錄

五

以大詬夫子是謂狎聖人侮聖人之言

四書賸言曰投鼠當忌器卽夫子言稍有礙亦當耐之不應盡情一氣作里巷詬諱失儒者從容氣象况已實無理實不讀書不識桓糾長次顛倒人倫序而乃以若使桓弟而糾兄一氣作六十三字詬厲夫子越千百年無問者不亦悲乎

况其以管名是非定唐王魏之得失又大無理者管仲鮑叔各輔一公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此與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臣事太宗正相比例此時唐高祖求管命二臣各事一至作君臣也先入爲君

何讎之有。若荀息之死，則奚齊、卓子、君也。息奉而立之。臣也。此又未可與糾、忽同年語者。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註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爲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聖門釋非錄

六

講錄曰：此又借左氏之言以責夫子，更爲可怪。夫左傳有哀公問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則公問強弱，自當以強弱之形告之。未有國君俯首商酌而但曰：義義不爲正對者，且審強弱，計多寡，知彼知己，正聖人廟堂制勝一大經濟所當極力講求者。若祇義字，則在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八字上已備見之。不然，隣國弑逆，夫子無討賊責也。至于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則論語凡三見，有三可笑者：一則顏淵復匡人之讎而告之，此則顏淵不直當坐誣告何則？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讎之，卽殺陽

虎虎不得而讎。匡人况夫子爲虎誤死，是死于畏者。畏則夫子且有罪，何言讎也？一則夫子將正名黜荆，黜公輒立公子郢而告之，則必將殺公輒逐公子郢。罪夫子而立蒯聵，何則？晉定公以方伯遣趙鞅帥師，納蒯聵于衛之戚邑，而齊衛共拒之，鞅不得入衛。蒯不得爲衛君，正抱眈眈而夫子此請不幾手內衛國。君臣入虎口乎？且晉衛世讎，自衛靈一叛，晉而晉之伐衛終定哀之世無虛日焉。夫子此一請不惟害衛君，臣卽從此亡衛國，未可知也。何喪心病狂作此語也。一則爲討陳恒而告之，夫恒之弑君在哀十四年。

聖門 卷四 譯非錄

七

前一年吳已長晉爲諸侯之伯，周王稱伯父，魯君稱吳伯，是方伯者吳夫差也。宋儒最誦吳子，至會謂蠻夷而至中國之會爲非禮，侃侃然引漢宣位單于在諸侯王上之失策以折夫差，而今乃南奔而請告之，是自坐非禮且失策也。又况吳伯還國旋被越寇夫，子此告未必能應，若轉而告晉，則齊魯叛晉已久，朝貢之絕將踰十年，萬一伯王與師不討逆而先討叛，將何禦之？是三告方伯實狂癡稚子之言，而儼載傳末聖經之耻也。然且胡氏父子論經論史而于此事竟責夫子以先發後問，毋論春秋弑君不一在他國。

討賊並無此例而卽以人事度之夫子以致仕之老
且七十餘歲手無寸鐵家無宿糧門弟子未必在側
卽在側亦哀衣博帶不可爲兵焉能先發還問胡氏
父子當南渡之時若責大義則君父之讎有甚于隣
國之弑君者且父子俱仕王朝與權臣秦會之相薦
引頗有聲援何不興一旅之師先發後聞以伸大義
于天下若謂敵國叵測不可猝往則以義不以力安
計勝負請自審之

何爲其莫知子也

王草堂曰夫子要示子貢便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

聖門釋非錄

人

敬其問若惜子貢未達則宋儒去聖門久遠何由知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王草堂曰子貢悅不若已者雖出自家語說苑然此
處並無此意尊賢求友是爲仁取資之要事何必又
以此責之

當仁不讓于師

集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又補救曰
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講錄曰當仁有二解一是相值謂適相遇也一是相

承謂擔當也。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且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此當者，事也。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也。遇行仁之事，或擔當其事，則雖師不讓以其急也。今日人所自有曰在己，則仁字且不認清焉。得補救，凡善名在外，不知在外之善名是何物，請解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集註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

講錄曰：夫子罕言性，至此專下一性字，安見便屬氣質？祇因儒者認性不清，但恐相近與孟子性善有礙。

經門釋非錄

九

故將此性字推降一等以補救之。不知相近正是善，謂善與善近，雖其中原有差等，堯舜與湯武不必齊一。然相去不遠。若是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不待習而先相遠矣。

近儒有言無氣質之性者，如沈蛟門云：氣是氣質，是質，烏可謂氣質之性？此在宋儒原不明白。或問朱子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爲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是朱子亦鶻突，但見程張有此語，而程張則第襲前人所言，不著所始，因之附程張者以爲功，而反程張者卽以爲過。總是盲瞎不知此。

在經有之春秋子太叔述子產語謂民有六情生于天之六氣必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而通論有云人同五方之風氣以成性此氣性也禮器禮釋回增美質註質卽是性人有美性惟禮能增益之而董仲舒對賢良策曰性者生之質此質性也則是性近之性卽性善之性家語所云形于一謂之性而上知下愚不移始指氣質之性言卽王制所云五方之民各有性不可推移者蓋合陰陽水土之氣與父母血肉之質如周禮丘陵專長原隰豐庠中庸南北方強弱以及春秋楚越椒晉揚食我之始生而卽知其淪

禮四門釋非錄

十

滅者總是氣質特是氣質亦尚有可移之處而獨此氣質中又得其寂清而寂濁者則不可移易此正如公都子所謂以堯爲君而有象一類乃程子又復以習當之謂下愚非性惟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則又是習矣習可相遠焉得不移且移者以習移之也若習是上知下愚則此移之者又是何物

乃宋儒昧于言性反言孔孟言性未備孔子只言氣質之性孟子只言本性皆須補救嘗謂孟子自解性善有二一以舜我比較正指相近而且以有爲若是授其權于習一以善屬情不善屬才明分善不善而

直以求得舍失至倍蓰無算爲習之相遠則是性善
二字竟包性相近習相遠六字爲言孔孟一轍何曾
未備然且孟子旣闢食色之性生之爲性而又自增
一耳目口鼻之性曰性也此與生性食色之性何異
蓋天地生人有仁義禮智之性生于內卽有耳目口
鼻之性生于外生內生外皆天所生則皆天之性特
告子謂仁內義外且謂牛犬皆同性則不可耳故樂
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卽氣質之性心知卽
生性謂知覺運動也而少儀以體僵者爲直性子產
以覺勇爲小人之性是以王制司徒必脩六禮以節

聖門釋非錄

十一

民性而孟子直曰忍性此皆性也是孟子言性不一
其解性善亦只舍不善以求其善而儒者無學自性
善外不致別出一性字稍及不善便謂之異端得罪
名教而性昧矣吾但以君子不謂性概之祇存一本
性而諸凡性字則就其所見而各予以名如生與食
色則尚書惟天生民有欲易飲食人之大欲此欲也
雖曰性之欲然不謂性若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正氣
質之性所云知愚不移者然究是氣也質也可不謂
性也至于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直是求得舍失
之習雖習與性成亦以習見性然究習也卽不謂性

質也非性也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王草堂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言語

觀聖人出自何書

天何言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王草堂曰子貢問而夫子答極其明白子貢焉有不

喻之理不知集註何以知其終不喻而且惜之君子

名之必可言註云子路終不喻上好禮註云樊遲終

不喻俱未必然蔡虛齋云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

何說終不喻

君子尊賢而容衆至末

集註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高

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

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章泰占曰此亦首鼠語大凡立言有旨子張之旨以

賢不賢爲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

可招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撻也惟子夏過峻故子

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衆又云不可者

聖門 卷四 釋非錄

十一

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
迫狹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
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動輒吹索亦何必爾爾

小德出入可也

王草堂曰說文云德者升也徐氏註內得于心而升
聞于外曰德既曰小德則非未盡合理之謂矣子夏
豈不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猶爲是言亦曰德自
合理既不踰閑則雖有出入未嘗不在閑之中故曰
可也集註引吳棫之說而謂其有弊亦苛刻之言
李恕谷曰註疏小德大德以人言此本孟子小德役

大德語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禮門釋非錄

十三

集註程氏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
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埽應對與精義入
神貫通只一理雖灑埽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講錄曰宋儒從二氏授受纂據聖門妄以華山道士
河洛壽涯僧太極認作道學實于聖學首功如何下
手聖道究竟如何歸結所云忠恕一貫者全然不曉

如此章灑掃應對童子之學也末也誠意正心忠恕一貫大學之道也本也子夏門人中之小子只須事灑掃應對之末而子游責以誠正之本則躐矣故子夏告以先後區別不可誣罔自非聖人未有本末兼到者其言極淺近極明白然且聖道聖學要認清楚聖道由誠意正心而成已成物以忠恕爲一貫而聖學則祇在誠意二字以止善去私行強恕而馴致于道其所云本則祇大學之始事也大學所謂物有本末是也所云末則又童學中始事也鄭康成少儀註所謂小學之支流餘裔是也故以大學言之則誠

聖門 卷四 譯非錄

十四

正是本治平是末祇以學言之則誠正是本灑掃是末至于聖道則但在大學之中而灑掃應對進退絕無與焉

蓋灑掃是童學並非小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是虎門之學太師教以六書而民間俊秀皆不得與故小學並無灑掃應對進退以天子之子諸侯公卿大夫之適子俱不掃地不將命不侍坐長者故也乃朱子不識聖學首功是誠意妄以格物爲始事而二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掃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中于灑掃應對

時已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功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其在灑掃時卽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于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卽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亡固不通而始卽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豈兩賢俱不是聖門弟子並無一知學者與

乃程氏數說則又與朱子之說有異朱子尚云灑掃應對須用涵養須用持守而程氏則直云灑掃應對卽是形上卽是精義入神卽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

聖門釋非錄

十五

本末無大小則祇一灑掃應對而明德新民治平絜矩中和位育至誠至聖皆具焉聖學聖道從此大亂矣夫所謂一貫者非謂灑掃可貫誠正也謂誠意正心成已成物由聖學以至聖道本一串也所謂不分兩段事者非謂小子之事不分聖人之事也謂明善誠身參天贊地從聖道以溯聖學無容兩分也若灑掃應對則明明與大學中事絕流斷港安得一串又安得不分兩段况立言須有着落謂灑掃應對卽是形而上者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出易繫然其所爲形者卽物也灑掃不是物固

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爲形。上安所爲道。若應對則
并形亦無之。何有上下。然且直進之爲精義。入神吾
不知。執箕汎帚。有何神義。卽灑而埽之。其得進于義
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據云。事有其然。有所以然。
其然者。事也。所以然者。理也。今事在灑埽。則其理不
過糞地而已。事在應對進退。則其理不過侍賓長執
役使而已。而謂有精義得聖人之事實。未之聞。
况其然所以然。在大經與聖賢口中。並無此言。卽使
儒者創說亦當彼此畫一。此言灑埽應對當下便得
所以然精義入神。而夫子四十不惑。但知事物所當

然必又加十年至五十而始知其所以然。何矛盾也。
夫儒者學問隨行隨知。行禮便當知禮。因人性行樂
便當知樂。本人心。况旣知當然。則必先知其所以然。
何則。士與民不同。欲教孝弟。則必先申之以孝弟之
義。非若民可使行不可使知也。且所以然亦卽在當
然之中。無界限也。十年知性而不知性。本于天。十年
知天而不知天命之有不已。則其所謂知當然者。仍
是未知。知所云不惑者。仍大惑也。况事理二字亦創自
儒說。然總自認不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費爲用
以隱爲體。又以費爲事之當然。隱爲理之所以然。使

隱是體耶則聖人不知不能舉全體言夫婦費而聖人隱不可也以隱爲理之所以然耶則當然之事應屬行所以然之理應屬知謂聖人不知所以然之理固難通謂聖人不能所以然之理尤不可通也至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則由是行其理之所當然知卽知其理之所以然知行俱是理大脊亂矣
更可怪者其云洒掃應對是形上之道此卽二氏所云塿塊皆道理已怪極矣乃其論太極又謂一陰一陽是形下之器則直黑白反背首踵倒置與洒掃屬形上者又適相反若云天地間事物皆是形器必別

聖門釋非錄

十七

有所以然在形器之外則一陰一陽正天地之所以然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卽天地所由立也若云陰陽又有所以然則鬼又做鬼神又立神昔有云減三耳雞三足者謂兩耳兩足外一耳所以聽一足所以行也今聽又所以聽行又所以行則四耳四足不至千百不止矣况形器與道並不是其然所以然之謂器之未形必有所以生物而爲之道者道之旣形必有所以成物而爲之器者此以易生八卦推言之故崔憬以圓蓋方軫者屬器以資始資生者屬道正以陰陽之道與天地之器自相上下卽朱子

亦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明云陰陽生萬物而然後成形及論太極乃云使陰陽是道則所謂形而下者更是何物則直以陰陽爲形下直以陰陽爲非道將夫子所謂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一語掃盡何說之變幻百出一

至于此

喪致乎哀而止

集註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評之

李恕谷曰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過盡

禮門畢非象

十六

哀即止過此即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也集註以爲哀不尚文飾而坐子游之失何以孔門諸賢無過而必加以過如此

難與並爲仁矣

毛述齋曰並爲仁與輔仁不同輔仁則資之而已並爲仁有同造作一施仁之事而子張夸大難近故難與共事不然天下無有求仁在身而可兩人共爲之者堂堂亦不是容貌之餘說見論語稽求篇

西河合集

卷五 平湖陸邦烈又起氏輯

宇晚晴稿

聖門釋非錄

王崇炳虎文較

聖門釋非錄

唐彪翼脩較

傳不習乎

集註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

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

子思孟子可見矣

講錄曰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

按之皆為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註謂以我

之所學傳之于人得無非素所服習者乎與上文為

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子恐其有流弊于為人謀與

朋友交絕不註一字但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而于傳習則一反舊註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

于已其用心補救可謂密矣殊不知曾子三省正一

貫忠恕之學與大學絜矩中庸成物子貢能近取譬

孟子強恕而行互相發明總只去自私自利之念使

人已之間了無間隔此實聖道聖學四書開手一大

領要而讀其書而不能覺則亦已矣乃又曲為救弊

祇摘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竟忘却忠字上

聖門釋非錄

一

有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有與朋友交而不六字殊屬可怪然且痛貶聖門特引謝顯道語謂學愈失真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三人以詬訾其餘而看書不明錯引顯道語以倒戈攻已夫顯道之所謂傳者謂傳之于人卽子思孟子是也此舊註也朱子旣以傳爲受之師習爲熟之已一反舊註而乃引一傳子思孟子之一本舊註者以爲之証是看人文字全不明白卽自戕亦不得知而以之註經可乎

信近乎義節

集註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

經門釋非錄

二一

則能遠耻辱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講錄曰此正言信恭因人之無弊以勸學者而註者反慮其有自失之悔予以補救一似有子所言必與註反孝弟必不是仁本信恭因人必不當遽許其近義近禮與不失其親是必反言以救其弊昔人謂有若之言似夫子殊不似矣不知註書當讀書文且亦當讀書本文曰信則近義以其言之可復也恭則近禮以其耻辱之遠也因則不害其可親以其亦可爲宗主也是本文明順何曾有弊自一反其言而轉覺

弊。生。夫。恭。信。美。德。也。惟。誦。美。德。故。恭。非。禮。而。近。禮。信。非。義。而。近。義。若。救。弊。則。必。曰。合。義。曰。中。禮。何。得。云。近。近。者。幾。及。之。詞。誦。美。則。有。餘。救。弊。卽。不。足。也。且。信。者。踐。言。之。名。也。信。惟。踐。言。故。近。義。未。有。信。近。義。而。始。可。以。復。言。者。從。來。非。義。之。信。言。亦。可。復。尾。生。踐。言。者。也。如。謂。非。義。復。言。卽。是。不。可。則。又。義。可。復。非。言。可。復。矣。至。于。恭。近。禮。而。耻。辱。始。遠。則。尤。不。驗。之。言。夫。所。謂。恭。不。近。禮。非。謂。其。不。恭。也。謂。過。恭。也。足。恭。者。耻。之。已。耳。辱。于。何。有。辱。者。侮。也。不。曰。恭。則。不。侮。乎。况。足。恭。之。耻。亦。君。子。觀。之。則。然。若。以。恒。論。則。但。一。恭。字。不。問。其。足。

聖門釋非錄

三

與。不。足。而。總。無。耻。辱。夫。子。所。云。恭。以。遠。耻。是。也。幾。見。過。恭。而。耻。辱。且。齊。至。者。乃。于。此。而。讀。他。書。則。禮。記。坊。記。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直。言。恭。信。美。德。近。情。近。禮。與。本。文。正。同。是。有。子。此。言。原。述。子。語。不。止。似。夫。子。而。猶。欲。救。弊。聖。經。皆。弊。詞。矣。幼。時。聞。註。解。疑。其。拘。曲。後。讀。孟。子。盡。其。心。註。又。疑。其。顛。倒。從。來。者。也。詞。例。皆。以。也。字。作。伸。煞。之。詞。何。至。顛。倒。拘。曲。如。此。後。每。讀。經。傳。欲。求。如。此。例。並。不。一。見。試。與。有。學。者。証。之。

賜也何如

集註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

陳自曾曰此與上子賤章並無干涉記者偶並列之耳邢昺疏集解疑公冶南容子賤三章並列而忽及此節謂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于已故問之此可笑之甚者聖門雖猥陋必不至此此又何所見而單承子賤却去二賢試亦解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之方也已

集註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不知其方孔子欲以於已取之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講錄曰施濟非高遠卽大學親民中庸成物孟子萬物皆備中事取譬非借境卽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

禮門釋非錄

四

施孟子強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子于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而于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爲各一邊事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于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未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解能近取譬既引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曰須恁地始得久之云二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昔有問話于一僧僧指花曰是甚麼其人曰花也僧曰吾無隱乎爾此不是他無見處但說得來粗了此是何行徑是何解說豈能近取譬又如佛家所云無處非佛者耶豈夫子說粗必藉佛說救正之耶

其言也初斯謂之仁矣乎

集註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

知

聖門釋非錄

五

四書集註補曰楊氏以兩次再問爲牛之易言非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旣能問而又直窮到底正切問明辨烏可少之子路問君子兩問如斯而已乎亦易言耶

必也使無訟乎

集註楊氏曰子路片言可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玉草堂曰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孔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

政事許之。若其治蒲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勿欺也而犯之

集註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為難。故夫子告以

先勿欺而後犯之。

講錄曰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奔

魯。尚欲要路一言以為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

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註者必曰對病發藥。聖

聖門釋非錄

六

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第以勿欺為主。

而可犯即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以直報怨

集註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

直也。

講錄曰以直報怨與表記以怨報怨不同。直者不委

曲之謂。正對以德報怨之多曲。意言乃集註以愛憎

取舍又為補救而理。反難通。既曰於其所怨者則怨

有何愛。怨亦何止於憎。若取舍則倍無此事。夫所謂

取舍者。惟境與物二者耳。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是境

也伊尹一介不取與是物也怨則有何取舍豈報怨
當取其人不報怨卽舍其人耶
時文有云怨有必報者君父之讎不與共戴是也怨
有不必報者睚眦之隙一笑釋之是也所謂直也

公山弗擾以費
畔名子欲往

佛肸名
子欲往

集註程子曰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此
公山章註後佛肸章引張氏說並同
講錄曰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又何以知不能改且

聖門釋非錄

七

過何改法將改叛者使不叛耶則夫子不往而陽虎
與公山氏早已釋季氏而盟之未見不可改也若改
惡從善則未親其人而逆料不改必無是理讀書須
識事夫子欲往必有真欲往者按公山之畔與陽虎
共執桓子正當昭公薨晉之後強臣專竊至是已極
乃一旦驟反其局雖非來召亦未有不欣觀其變者
若佛肸之畔則趙鞅久橫前爲魯衛齊鄭四國叛晉
夫子平齊拒鞅且合鄭衛以救范中行而已非一日
至是夫子去魯佛肸爲趙氏中牟宰臣乃反從范氏
而畔趙氏則此一變端尤有心斯世者所拂衣而起

惜以暴易暴。總非其人耳。故子之欲往是必至之情。其不往則自然之理。乃以有爲改過事外推求及推求不得則又以竿木隨身借佛家遊戲之說以力爲抵飾。又何必然。

聖學防微云。朱元晦問李延平云。夫子欲往公山氏。莫是竿木隨身之意否。延平斥之云。竿木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求一指歸處方是。

佛書唐僧隱峰辭開元道一。道云。什麼處去。隱云。石頭去。道云。石頭路滑。隱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行。

子欲無言

聖門釋義錄

八

王草堂曰。朱元晦問李文靖云。子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喜怒哀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按前後際斷言語不著。見于楞嚴維摩及金光明諸經。其所謂前後際卽前後時也。斷者絕也。猶云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也。言語不著。則語言俱斷也。猶云一念不生。無名并無法也。則是四時之行早已阻。斬萬物之生一概寂滅。天卽不言而墮壞已久。以此解經。此真以佛氏邪說塞仁義也。然且儒者啓口便學惡。

僧陋習作支那樣子。當時陸子靜曾謂元晦老兄莫是學佛今競以禪學誦子靜恐子靜集中如此者反

少耳

當灑掃應對進退

集註程氏曰灑掃應對便可到聖人事 又程氏謂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講錄曰此不過以佛氏聖凡一致不設階級謂子游不識本末子夏階級分明奚落聖門毋論灑掃應對必不便到聖人幾見應對是默然者古者以應對爲言語之選既言語便與默然處不合也

聖門釋非錄

九

聖學防微曰佛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乃至每有語言真不二法門也程氏引以証灑掃應對不惟無理且惑世殊甚朱子反曲護之謂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信者爲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者直詆爲竊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其失維均則尤爲可怪夫所云爲習乎彼者言之謂代佛家說佛話也如作浮圖梵刹語錄等序記及名僧行僧諸誌狀可引佛家事証佛家說何則爲習乎彼者言也習乎彼者固佛徒也今明明解論語而曰爲習乎彼

者言之將謂夫子卽彼乎子游子夏卽佛徒乎抑亦
今世儒者皆習佛者乎朱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呂氏
家學近正但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辨張氏中
庸解云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
世之耳目則凡隱類二氏者猶必指出今明據佛說
而反曲護之何也且灑掃應對果是維摩詰之默然
否也此何解也

子亦來
見我乎

集註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
身之罪大矣

聖門釋非錄

十

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驪或驪故以禮遇之未可遽
絕原非失身何至罪大正義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
也此爲得之

盧子遠曰觀餽啜二字當時必有優渥可憑藉者呂
東萊謂驪本佞倖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或欲
見其師而資斧未充未免依附特不知其不可耳

可以取可
以無取節

集註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
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王草堂曰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罪

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爲子華不能論親於道何信無稽之說而責先賢之過也

毛充有曰子華爲魯使齊冉有爲宰時爲魯向司寇請粟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夫子哀哭之此歷見先生贖言講錄諸書

毛述齋曰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盡責聖

門之賢可怪甚矣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勝多輕施結客若四豪之類刺客輕生若荆聶之

類故孟子爲當時戒耳此庶平情之言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如其鄉惟心之謂與

聖門釋非錄

十一

集註程氏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講錄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

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

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

故爲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

其鄉者若曰以舍故莫知則出入以操舍言而獨莫

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集註引此是救正孔孟

三子之失故當時會有一公案隱刺聖賢謂范淳夫

女一日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

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此正造事以實心豈有

出入五字者夫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
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惟心有出入故
書曰人心惟危危者兀臬不定之謂亦惟出入不一
故書又曰惟精惟一曰一哉王心一者專一不離異
之謂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而出之入之而
乃曰無出入不惟不識孟子全不識心使范女果有
此言則是一愚婦錯認此心爲血肉塊者使出自程
子則直是違背孔孟之學而朱子且和之云雖操存
舍亡亦不得恁地快豈此二則字又當緩解如明則
誠耶抑果孔子妄言也

聖門釋非錄

十二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集註學問之道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曰無出入不精不備

講錄曰此皆補救孟子流弊以曲伸已說者也據此則求放心但爲學問而設其曰義理昭著謂必存心則學問義理始昭著也曰有所發明必存心始學問可發明也是孟子一生只在求放心而註者謂必著義理孟子一生只存心養性而註者謂必發明學問

是背馳也。此不過因改大學格物爲窮致物理以學問加之正心誠意之先因之。凡求放心。凡盡心知性。俱顛倒立說。名爲補救而實所以曲護己意。故解此節甚鶻突。一似求放心所以學問。一似求放心又須學問。因又曰。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殊不知孟子歷言盡其心存其心。放其良心。陷溺其心。豈無仁義之心。心之所同。然心不若人。人心亦皆有。害其言心不一。並不會有學問二字。况此求放心從仁人心也。來心卽仁也。仁不是智。有何昭著。有何發明。有何昏昧。不昏昧。且註書須識義理。須識上下文。

聖門釋非錄

一三

須識字句。凡經文而已矣。皆煞指之詞。謂祇在此也。今反曰不止。放心須在學問二字上。則毋論他經。卽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謂孝弟須堯舜仁不仁。須道二已自難通。卽有無他二字。照應上下互見。如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得毋善推其所爲。須大過人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集註盡心則知至之謂知性。則物格之謂首節智

之盡卽知也。次節仁之至卽行也。末節殀壽不貳承

知天言修身俟死承事天言

四書臚言曰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無知。心。法。也。且盡字亦無解作知者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卽孟子亦有盡心焉耳矣盡心力而爲之會有云知心者否。如謂知性是物格則倍屬無理豈真乾矢橛卽西來意耶。攝其故不過改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乃又補救此書以陰就已說實則知性是格物不特大學無此說孟子無此說凡古昔聖賢所言何曾有此。

心性天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

經門釋非錄

十四

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溯而得之未嘗逆而出之也蓋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止知識是行而有契之謂卽誠而明者至存心養性是一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于此也若脩身俟死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言不過從天之命我者使不殞耳。

毛述齋曰先生講及此曰某看書竄不喜分差等然此實有之盡心知性是第一等人存養卽次之脩身忘厥壽則又次之此實孔孟論學層次如或生而知

之三層生而知之者三層如有博施三層孟子萬物皆備三層並無兩頭一脚一逆一順且以末節分頂前節如朱子註中庸法請善讀書者一詳考之

歿壽不貳卽修身俟死總只脩身二字安有分別

由堯舜至
子湯章

集註程顥卒弟頤題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孟子後一人而已

聖門釋非錄

十五

講錄曰此程伊川題明道墓文而朱註引之以直接堯湯之統亦大言矣特周程所受實陳搏之學今又稱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夫堯湯之學顯在人間有何不傳亦顯見之六經中尚安見遺經在六經外則其果接堯湯與否吾不得知特其言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則視孔孟無聖道者孟軻死聖人之學不著則并孔孟所傳斯世所學者而亦亡之然且以道屬治在堯湯則治而不儒以學屬儒在孔孟則儒而不治其分別升降可謂極密而不知其大謬者古無所爲道學之分儒治之辨也從來有治術必有學術未嘗

舍儒以爲道。修儒行卽修治行。亦未有舍治而可云。學者大學雖是學然而明德新民卽謂之道。中庸雖言道然而成已成物實本于學。是以堯湯道學曰道。心曰恒性。一與大學正心中庸率性相先後而孔孟則直揭之曰忠恕曰反身強恕使下學始事克己慎獨先去其自私自利之心。夫然後尚事功崇施濟舍人已內外而通貫之自誠正修齊以進于平治天下。位天地育萬物而統歸于道。故以聖學言正心誠意者忠也由好惡以進于絜矩者恕也。儒術卽治術也。以聖道言率性修道忠也由不願勿施以進于盡人。

禮門釋非錄

十六

性盡物性卽恕也。治行卽儒行也。是以千聖相傳祇此心法而徹上徹下守乎先以待乎後謂之一貫。多學是一貫。吾道夫子之道亦是一貫。顯顯明白而乃曰不傳曰得之遺經分道學儒治而判爲兩事而至子忠恕一貫則茫然不知曰借境曰如標月指是于孔孟道學全未夢見而謂千四百年後可直接堯舜之統恐未然也。若予所言則直見之六經四書共聞共見者。世多學人亦第就經書考驗之而又何疑焉。

